

2009 年提交联合国的 法轮功学员案例总结与名单

郑守君先生（Mr. Zheng Shoujun），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县牛心坨乡居民

2006 年 2 月

16 日晚 9 点左右，郑守君被潘家堡警察绑架，随后遭到当地 610 办公室警察的连夜刑讯。2006 年 2 月 17 日郑守君被关进辽中县看守所。郑守君头部被打成重伤，由于中共邪党人员封锁消息，不给医治，也不准家属探视和过问他的病情，郑守君绝食绝水抗议对他残酷的迫害。在过去的两年里，家人得不到郑守君的任何消息；直到 2008 年 8 月 18 日，沈阳警察给家属突然打来电话，让家属到“监管医院”见郑守君。家属急忙赶到医院，见到的却是郑守君的遗体。后来，警察将郑守君的遗体在文官屯火葬场秘密火化。从郑守君被迫害死到火化期间，他妻子和孩子的暂住地进出的都是便衣警察，任何人都不可靠近他家。

张立田先生（Mr. Zhang Litian），辽宁省朝阳市居民

2008 年 4 月

为了“准备奥运”，莱州市“610”头目刘京兵带领一群警察在张立田的父亲家绑架了张立田；锦州市警察把他送到了锦州第一看守所。2008 年 8 月 7 日锦州市太和区法院非法判处张立田 5 年徒刑。2008 年 10 月张立田被劫持到锦州监狱第二十监区。张立田被监狱的犯人多次殴打。2008 年 11 月 16 日，为了抵制迫害，张立田开始绝食；第二天，2008 年 11 月 17 日，副监区长张宝志授意四名犯人暴打张立田致死，许多犯人可以作证。之后狱方拒绝家属的验尸要求，称家属聘请“第三方律师”要求尸检为“非法”。

徐大为先生（Mr. Xu Dawei），辽宁省清源县英额门镇椽子沟村居民

2009 年 2 月

3 日，徐大为八年非法刑期已满，家人来到东陵监狱接人时，发现徐大为骨瘦如柴，头发花白，脸色呈黑紫色，面目表情呆板，不认识家人了。徐大为遭中共四个监狱八年迫害，先后在沈阳大北监狱、凌源第一监狱、抚顺第二监狱、沈阳东陵监狱遭受暴力洗脑、长期戴手铐脚镣、毒打、上大挂、灌食、胶皮管打、针扎、电棍电击等残酷虐待。徐大为被接回家仅仅 13 天，于 2009 年 2 月 16 日含冤离世，身上还有被迫害留下的各种伤痕。

王永航先生（Mr. Wang Yonghang），辽宁省大连市居民

2009 年 6 月 16 日，王永航律师为法轮功修炼者丛日旭作无罪辩护，再次触怒中共。2009 年 7 月 4 日，王永航律师被闯入家中的警察带走，之前已对王永航律师

進行过跟踪、拍照。同时带走的还有王永航的妻子、法轮功修炼者于晓艳。当时王年近八十岁的母亲也遭到粗暴执法、恐吓与惊吓。之后王永航被殴打致腿骨骨折，因治疗拖延，造成骨折错位，局部皮肤出现破损伴感染，伤口处严重感染，伤势恶化。后于8月10日被送到中心医院手术，国安警察在医院严密监视他，妻子要求探视被拒，处境非常恶劣。2009年11月27日上午，有目击者目睹大连律师王永航被送至大连沙河口法院开庭。法庭非法宣判王永航徒刑七年，诬陷的罪名是“利用××破坏法律实施”。

吴业凤女士 (Ms. Wu Yefeng)，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正义小区居民

郑毅先生 (Mr. Zheng Yi)，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居民

蔺怀宇先生 (Mr. Lin Huaiyu)，辽宁省砂山居民

赵国良先生 (Mr. Zhao Guoliang)，辽宁省沈阳沈河区南顺城路红星小区居民

蔡宗斌先生 (Mr. Cai Zongbin)，辽宁省沈阳沈河区南顺城路红星小区居民

刘桂凤女士 (Ms. Liu Guifeng)，辽宁省沈阳市东陵区方明路金华苑居民

2009年2月

6日，沈阳市皇姑区伪法院开庭，构陷吴业凤、郑毅、蔺怀宇、赵国良、蔡宗斌、刘桂凤六位法轮功学员。为了阻止律师的无罪辩护，皇姑区伪法院竟然以“安检”名义，将十位正义律师拒绝于法庭之外，非法庭审在没有律师到庭的情况，草草收场，当庭没有宣判。2月6日下午，司法局邪党委下令，电话通知七位本地正义律师：

- 一、不许将此事扩散；
- 二、不许接受媒体采访；
- 三、每位律师都要到司法局备案。

沈阳市皇姑区伪法院在2009年3月3日下达一审判决：吴业凤以破坏法律实施罪非法判刑五年、郑毅非法判刑一年、蔺怀宇、赵国良、蔡宗斌、刘桂凤免于刑事处罚。

罗纯贵先生 (Mr. Luo Chungui)，辽宁省抚顺市望花区田屯街居民

赵连凯先生 (Mr. Zhao Liankai)，辽宁省抚顺清原人

于溟先生 (Mr. Yu Ming)，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

韩锡敏先生 (Mr. Han Ximin)，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市人

郑旭军先生 (Mr. Zheng Xujun)，北京海淀区居民

孙书忱先生 (Mr. Sun Shuchen)，鞍山市岫岩县人

邓长全先生 (Mr. Deng Changquan)，

孟宪武先生 (Mr. Meng Xianwu)，辽宁葫芦岛市居民

赵建先生 (Mr. Zhao Jian)，河北邯郸永年县洺官镇北东街人

蔡超先生 (Mr. Cai Chao)，辽宁锦州市人

李海龙先生 (Mr. Li Hailong)，河北蔚县 (原籍内蒙古人)

肖忠民先生 (Mr. Xiao Zhongmin)，辽宁大连市人

孙洪凯先生 (Mr. Sun Hongkai)，辽宁省丹东市人

崔德军先生（Mr. Cui Dejun），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居民
孙毅先生（Mr. Sun Yi），辽宁省沈阳市人

2008 年 9 月

29 日, 马三家一所三大队成立, 这是专门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部门。对大法弟子进行迫害, 强制转化, 现共有 102 人。“百分之百”转化意味着什么? 就是可以利用一切邪恶手段进行迫害, 时间不限, 直至转化为止。

一、80 万伏电棍

55 岁的大法弟子罗纯贵被强制转化时喊：大法好！被恶警用电棍电嘴，半小时嘴就高高肿起，满口牙齿全部松动，又电击脸、颈等处，持续两个多小时，又以站立姿势把双手铐在略高于头的上铺铁架床头上。60 岁的大法弟子赵连凯，遭受电刑。

大法弟子于溟，因参与 2008 年 8 月 11 日越狱事件，受到各种折磨，送到一所二大队时就被施以拳脚、电刑后，铐在走廊的铁门上数日。被转入三大队，在办公室遭电击 20 分钟左右后，恶警又把他倒拖着拖到寝室门口继续电击，并让其喊承认错误、服软的话。之后强制他在地面上爬，恶警在后面电，这样从 40 多米的走廊爬到头，经过七个房间，恶警在后面电，再转回来爬回去……。

大法弟子韩锡敏在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三大队成立之前便遭受时任生产大队长的高洪昌的迫害，当时韩锡敏高烧几日不退，不能参加奴役劳动，高洪昌用电棍电击，逼迫其劳动。

大法弟子郑旭军，被五、六个恶警一起电击一个多小时后，恶警李猛又单独用刑，电刑后又被罚在大厅面壁站立，除吃饭上厕所时间外，几乎全天站立，午夜 12 点上床睡觉，早晨 5 点 20 起床再站，如此持续一周。

大法弟子孙书忱被电击的一度精神失常，邓长全、孟宪武、赵建也先后被电。

二、更残忍的“抻刑”

大法弟子蔡超，年仅 22 岁，被绑到床上施以抻刑，上下铺的铁架床，在床头处使其面向床，站立姿势，双脚踩绑在离地 20 厘米的横梁上，大腿前面顶在床头上，上身呈 90 度，双手被铐住，用绳子绑在手铐上向前用力抻紧，绑在上铺床尾的横梁上。施刑的恶徒看时间的长短或摸受刑者的手，看完全凉透了就松下来（因为时间长了或手凉透了会痛感减轻甚至麻木），10 分钟后再抻上。在这过程中，恶警还用电棍电击颈、手、腹、背等处，还用脚踩绑在手和床之间连接的绳子上。这样行刑三次大概五小时，当把蔡超放下来时，他的双臂不能上举，人不能直立，经过一个半月才基本恢复。

大法弟子李海龙也被这样抻了三个半小时左右，直到现在两个多月了，仍不能正常行走，走路象脑血栓后遗症一样，双脚绵软，脚尖不能上翘。受此刑的还有：肖忠民、孙洪凯。导致肖忠民双手无力、麻木、冰凉，右手小指无知觉，孙洪凯受抻刑时还被用木棍向外反观界别膝盖。

三、更加残酷的折磨

大法弟子崔德军则遭受了更加残酷的折磨，傍晚五点多行刑，先抻了两个多小时，看仍不屈服，继而又把他背部靠床，双手左右分别铐在床头、床尾，呈十字站立姿势，双脚并拢捆绑，派专人看管，不让睡觉。次日晨，井洪波（时任一所管教科科长，时常在三大队蹲守）想到更加恶毒之招，用 MP3 输入骂师父、骂大法的话，把耳机开到最大音量，由恶警金山给崔德军戴上，其间还用电棍电身体各处。

恶警见他确实站不起来了，仍不屈服，就把他铐在“死人床”上，四天后刚能站起来，又再次行刑，面向床左腿站立，右脚举在上铺床沿上，呈武术劈腿姿势，左右手分别铐在床头和床尾，抻紧。左腿膝盖下面的小腿骨顶在下铺床沿上，右腿小腿肚压在上铺床沿上，持续一个半小时后换腿再劈一个多小时，放下来时左腿已使不上力，间歇十来分钟，指使普教用脚踩腿，把另一条劈开压，使麻木的腿再次有了撕裂的感觉，比上刑时还痛苦，然后又以坐姿背对床，腰稍上一点处顶在床沿上，两手反剪向后拉在上铺另一侧的床沿上，两腿呈一字劈开，左脚尖向上，右脚尖向下，各自绑在床头床尾的床腿上。

恶警王汉字想一损招，把烟灰缸放在受刑者面前，把里面盛的烟、旱烟、废纸等杂物点着用烟熏，泪涕俱下，还同时用 MP3 播放恶语和电击，一个多小时后放下来，再用普教踩压腿，把腿劈下到脸部约十几分钟，再把上个动作左右腿颠倒，右脚尖向上，左脚尖向下。由于上半身、双手被反剪后抻，使上身根本无法动弹，腰椎内弓变形，腿脚呈黑紫色。一小时左右放下由普教继续踩压 10 几分钟，见不屈服继续上刑……从晚上 8 点到次日半夜 1 点，上午又开始行刑……总共历时八天。

时隔近一个月，大法弟子崔德军的腿还未完全消肿，还不能正常行走。由于上级年终检查，问话时崔德军的回答未令邪恶满意，又对其行刑，鞠躬式抻了两个多小时和间断的电刑，之后双臂一字抻开铐在床上，呈十字站立，六天不让合眼，总共折磨了十六天。

大法弟子孙毅也受过电刑和抻刑，直到过年前已持续站立折磨两个月之久，导致腿部浮肿出现多处渗血点，骨瘦如柴，极度虚弱，而迫害仍在继续，境况堪忧。

赵桂琴女士（Ms. Zhao Guiqin），辽宁省东港市长山镇居民

2008 年 9 月

25 日，大法弟子赵桂琴，正在家里干活儿，遭到东港市公安局国保大队长王润龙指使的姜昆等人的强行绑架，非法关押在东港看守所；2008 年 12 月 12 日，又被东

港公检法非法秘密判刑三年六个月。如今赵桂琴被迫害严重，腿已经不能走路，东港政法委（610）和公安国保部门仍拒绝放人。2009年2月24日，家人请的辩护律师见赵桂琴时，再一次证实赵桂琴的身体状况不能再继续关押了，告诉家属情况很严重，并立即帮助赵桂琴办理取保候审。然后家属又多次到丹东中级法院向办案人讲明赵桂琴的实际身体情况，同时又上东港公安局、东港看守所找领导，要求将赵桂琴取保回家治病，均遭拒绝。4月26日，东港公安局将不能走路的赵桂琴强行送往辽宁省沈阳女子监狱。有人看到赵桂琴是被背上车的。因赵桂琴病情太重，沈阳女子监狱拒收。但东港公安局没有将赵桂琴放回家，仍非法关押在看守所。5月15日，东港市公安局再次将赵桂琴送押沈阳女子监狱，仍因病情太重体检不合格，又一次被退回，东港公安局仍不放人，继续将赵桂琴关进看守所，因赵桂琴一直坚持回家治病，拒绝在看守所里吃药治疗，看守所恶警就将赵桂琴与其他大法弟子分开，单独关押。

于溟先生（Mr. Yu Ming），辽宁沈阳市居民

2008年9月

2日，沈阳大法弟子于溟原两年半的非法劳教期到期，但邪党恶警对他非法延期一年，并将他从马三家教养医院转到马三家教养院一所三大队。沈阳马三家教养院阴谋虐杀于溟，编造“自杀声明”，强迫于溟签名。于溟不签，恶警就强迫他按手印，并对他进行毒打、电击、吊铐数天。恶警用八十万伏电棍电于溟，最后用铁棍子打于溟的头部，使他昏倒在地。头上的伤口缝了二、三十针。随后，于溟被抬到一个封闭隔离的房间里，大约昏迷了一个星期。这期间恶警既不通知家属，也没送医院治疗，企图以撞头自杀欺骗家属，以掩盖罪行。于溟曾三次被中共非法劳教，共被非法关押逾八年，其间遭到各类酷刑严重迫害。至今仍被单独隔离，从2008年8月至今，一直不许家属接见。

杨贵全先生（Mr. Yang Guiquan），辽宁阜新市居民

2009年6月

20日晚6点多钟，杨贵全在阜新市商贸城向人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后，遭到阜新市海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恶警伍忠启等人非法绑架。恶警伍忠启等连夜非法审讯杨贵全，然后把他非法关押在阜新市公安局新地看守所。海州区公安分局政保科伍忠启等人伙同新地看守所警察、狱医对杨贵全施行酷刑折磨，特别是对他进行野蛮灌食，直至7月5日，杨贵全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在杨贵全死前几小时，其先被送进公安医院，然后又被拉回看守所，几小时以后又被送到阜矿集团总医院。阜矿集团总医院称：人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了呼吸与心跳。诊断：已经死亡。死者后背与后脑有瘀血，腿上也见伤痕，且大腿内侧以及其它部位有类似电棍电击灼伤。

孙洪昌先生（Mr. Sun Hongchang），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居民

2006 年的 3 月

28 日下午，抚顺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七、八名警察将正在干装修工作的孙洪昌非法抓捕到清原县清原镇派出所。28 日夜间，恶警对孙洪昌拳打脚踢一个小时之后，用电棍电击孙洪昌的小便，然后用拳头用力猛打孙洪昌的小便。后来用劈胯酷刑折磨孙洪昌，就是将孙洪昌右腿扣在铁床上固定住，恶警用双手劈孙的左腿。再后来将两根木棍分别放在孙洪昌的两条腿的外侧，不让腿打弯，用宽胶带从上到下紧紧的将木棍缠在孙的腿上，然后再把孙的右腿扣在床上，恶警用双手劈孙洪昌的左腿过头，每一次都长达一、二个小时，痛的孙洪昌多次昏了过去。就这样一直折磨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30 日晚上，他们又对孙洪昌拳打脚踢之后，再一次用劈胯酷刑折磨，同时还用脚猛踢孙的左脚。酷刑折磨使孙洪昌左腿全部青紫，腿肿的很粗，致使孙左腿伤残，不能站立和行走。31 日，孙洪昌被抬着关进了清原县大沙沟看守所非法关押。同年 5 月 25 日，在抚顺市中医院诊断的结果是左侧腓总神经小胫神经损伤。在 2006 年 9 月 18 日，清原县邪党法院非法开庭重判孙洪昌有期徒刑五年。由于孙洪昌的身体不合格监狱拒收，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让孙洪昌保外就医。后来孙洪昌的身体状况越来越糟，原来一条腿不能行走，现两条腿都不能行走，上厕所都需要人背，血压高达 250mmHg。在这种情况下，大沙沟看守所所长祁成彬不但不放人，为了不承担责任，反而使用手段将孙洪昌送到沈阳大北监狱。孙洪昌于 2009 年 7 月 28 日又被转送到沈阳东陵监狱。

车洪飞先生 (Mr. Che hongfei)，辽宁营口市鲅鱼圈红旗镇居民

2006 年 2 月

车洪飞去沈阳于洪区一所私立高中教英语，被举报，遭到沈阳于洪区派出所恶警将他绑架、非法拘留，后来被送回鲅鱼圈看守所，被非法判刑 7 年、送大连监狱，因为体检不合格被拒收，被押回鲅鱼圈看守所继续关押。因为身体已经虚弱，生命出现危险，车洪飞被家属接回，遭到红旗镇派出所 24 小时监控。车洪飞被迫流离失所，在深圳打工期间讲真相，被当地公安局绑架，被红旗镇派出所劫持回鲅鱼圈，关押在鞍山监狱。他绝食反迫害 7 个多月，监狱灌食，24 小时给他单手戴手铐，并把手铐吊在床头，小便由犯人给接。在这期间他肺结核症状复发，肺部有很大的阴影，然而鞍山监狱并没有放人。2007 年 12 月 27 日车洪飞生命出现危险，被从鞍山监狱转到大连监狱。当时他躺着不能动，连说话和睁眼睛的力气都没有，瘦的皮包骨头，生命垂危。车洪飞的父母、岳父及妻子得知车洪飞在鞍山监狱被迫害病危、转到大连监狱后，先后同其他亲属四次到大连监狱要人，大连监狱以种种借口回避、搪塞。2008 年 4 月 24 日车洪飞被送回家时只剩一口气、奄奄一息。

朱宝娟女士 (Ms. Zhu Baojuan)，辽宁凌海市居民

2008 年 7 月

1 日，朱宝娟在家中被凌海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凌海市法院因其信仰法轮功将她判刑五年。在锦州第二看守所期间，朱宝娟子宫长了两个大瘤子，造成她严重大出血。据悉，她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在被迫害中她曾昏死过去三次。2009 年 8 月 3

日，朱宝娟的家人到监狱探视她，看到朱宝娟面无血色，肚子鼓大，双腿不能站立。此后，在监狱中，朱宝娟心脏病复发被送进监狱医院，狱医给她强行打针、挂点滴，药物导致她全身抽搐，朱宝娟又被强行灌三粒药后昏死过去。

魏秀英女士（Ms. Wei Xiuying），辽宁省凌海市金城镇居民

2009年4月

17日上午，辽宁省锦州公安局及凌海国保大队多辆警车将大法弟子魏秀英家团团围住，多名警察非法闯入魏秀英家，将魏秀英、赵红、赵冰母女三人及不修炼的父亲非法绑架，并且非法抄家。魏秀英被非法关押在凌海市看守所，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参与迫害的恶人用热水浇魏秀英的头，用脚往她的心窝上踢，用装有水的矿泉水瓶子打她的右耳朵，使右耳失聪，不能行走，心脏衰竭，抽风，高血压，吃啥吐啥，瘦的皮包骨，生命极度危险。5月初，有人看到警察强行将魏秀英绑架到凌海市中医院，当时魏秀英被打的面部已变形。5月21日，魏秀英在凌海市人民医院三楼（妇产科）遭受迫害，生命出现危险。6月11日，凌海市参与迫害的单位与人员同意家属办保外就医。家属去接人时，凌海公安局副局长王景山拒绝签字，不让放人。6月30日，看守所给家人打电话让送衣服。7月2日，王景山拿钱将魏秀英送到抚顺洗脑班，因身体不行被拒收。当天晚上被押回凌海看守所，一直不让家人见。

王淑贤女士（Ms. Wang Shuxian），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居民

2008年9月

23日下午，大法弟子王淑贤在沈阳市东陵区桑林子地区和人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治保主任等人告发，东陵分局南塔派出所警察绑架了王淑贤，四名警察当晚抄了她的家，抢走家中私人物品电脑、打印机、法轮功书籍等。在南塔派出所，王淑贤遭到恶警殴打。东陵分局南塔派出所连夜把王淑贤关进沈阳市看守所。一个多月过去了，家人没有得到关于她的任何消息。现在当地的天气已经很冷，王淑贤的丈夫和女儿曾把厚衣服送到沈阳市看守所，遭到看守所的拒收，看守所警察也不告诉他们王淑贤的消息。

孙铁春先生（Mr. Sun Tiechun），辽宁省本溪居民

2004年9月

大法弟子孙铁春乘坐5路客车时被牛心台派出所恶警李占南在半路拦截绑架，在派出所非法关押后又送去市内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遭受迫害一个月，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威宁营劳教所三年间，受到严重的迫害，被关小号七、八次，抽刑三次，在抽的期间恶警还往身体里注射不明药物。在遭受注射不明药物时疼痛难忍，他就喊，恶警“董波”就叫犯人拿胶带绑粘住嘴。被抽了半个多月，孙铁春手、脚都不会动了，精神也失常了。2006年7月孙铁春的身体还没有好，手还抬不起来，管理科姓孟的恶警带几个犯人硬把他的胳膊伸直后绑上，又抽了十多天。从那以后，孙铁春的左手和胳膊两个多月了一点知觉也没有。2007年孙铁春在三大队炼

功，被姓王的恶警把牙还打掉了。还有一次在小号里恶警指使犯人用木棍打孙铁春，当时出很多血。有一次，恶警将孙铁春关小号，因10月20多号天气很冷，当时孙铁春只穿背心短裤。孙铁春就这样在劳教所被迫害了三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至今身体没有完全康复。

刘霞女士 (Ms. Liu Xia)，辽宁省大连市居民

2008年9月

15日，大法弟子刘霞被大连虎滩派出所、国保大队恶警绑架。刘霞被非法劳教三年。2009年3月17日晚，被警察张卓慧上“桢刑”十四个多小时。2009年5月2日晚，警察张卓慧先将刘霞的双臂分左右方向竭力拉抻到极限后，把两手腕铐在铁架子上抻。自5月2日晚至5月4日下午，刘霞被铐长达五十三个小时，期间不给饭吃，不许上厕所，不准睡觉。一直站在两个铁架子中间抻着。2009年6月15日上午，警察黄海燕等人把刘霞带到东岗办公室，此地是专门用“上大铐”来残害大法弟子的刑房。“办公室”里有一张双层铁床，张君、张环和黄海燕三个警察把刘霞的双眼蒙上绑紧，为避免留下酷刑证据将刘霞两手腕包上很厚的毛巾，铐上手铐使尽力气拉开她的两臂，张君拽住刘霞的头发使劲往下按她的头和腰，张环和黄海燕拼命地往外拉手铐，再用绳子紧紧地绑在铁床上。刘霞的双手很快就变得冰凉、麻木、发黑、呈握紧状，失去了知觉。警察见状立即用力掰开她的手指头，并不停地托打她的胳膊，怕血液不流通致使手残废而留下迫害证据。同时把铐子放松一些，等缓过来后再拉紧，如此反复几次，直至人昏死过去。当刘霞完全失去知觉后，警察抓住她的手指，在警察们事先伪造的“三书（悔过、诽谤、保证书）”上按手印。

冯刚先生 (Mr. Feng Gang)，辽宁大连市居民

2009年7月

4日中午，冯刚夫妇被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所属的黄河路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8月10日，冯刚被迫害得出现了严重的病态，脸上的胡子很长，面黄肌瘦，两只眼睛都成了对眼，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看守所的警察害怕他死在看守所，叫来国保大队的人处理此事，随后冯刚被送往大连解放军210医院。医生检查冯刚后对国保的人说，该病人生命很危险，必须马上做手术。随后国保的人为了摆脱责任交了四千元住院押金后，迅速离开了医院。后来冯刚忍痛离开医院回到家中，又被警察再次绑架。9月16日，冯刚亲属到他家住地派出所--沙河口区富国街派出所报冯刚失踪，接待的警察告知，冯刚已在8月14日死亡，遗体被沙河口区公安分局解剖，让亲属赶快到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处理火化。至此冯刚带着他对法轮大法的坚定离开了人世，而此刻他的妻子王娟被非法劳教一年六个月，关在马三家劳动教养院遭受迫害。

周向阳先生 (Mr. Zhou Xiangyang)，天津，原籍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居民

2003年5月

底，大法弟子周向阳被绑架判刑九年，先后被超期羁押于天津市河西看守所一年二个月；2004年8月9日被转入天津市港北监狱，2005年12月，因制止监狱宣传污蔑师父和大法的言行而遭到毒打，在冬天里被关进小号禁闭四个月，曾一度生命垂危。2006年港北监狱恶警以残忍手段迫害周向阳三个月。断绝周向阳与除恶警外任何人的联系，把他关在小号里。恶警几人轮流对周向阳灌输中共邪党的宣传，轮番给其洗脑，强迫不让他睡觉。周向阳以绝食抗议迫害。2008年4月初，周向阳被送往公安医院紧急输液十五天；2009年5月12日被送往天津女子监狱新生医院进行急救，于6月2日被转回到港北监狱，监狱将周向阳安排在其内部医院，由一位狱医看管。据家属2009年6月23日到天津市港北监狱探视所见，大法弟子周向阳已经骨瘦如柴，生命随时可能出现危险。他的六旬老母因也修炼大法而被监狱拒之门外，不允接见。

庞世坤先生（Mr. Pang Shikun），吉林哈尔滨市呼兰区方台镇居民

2009年6月

13日大法弟子庞世坤在长春监狱医院含冤离世。生前，监狱恶警用各种惨无人道的刑法折磨，想让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后来，庞世坤被转到四平监狱，在那里，他在一个没有阳光，没有被褥的小号里度过了整整十三个月。庞世坤坚修大法，在监狱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2009年6月11日狱警打电话通知家属说：“人不行了，取保回家。”6月13日，庞世坤在长春监狱医院含冤离世，死时光着脚，身体发白。遗体6月18日早9点在长春火化。

张宏伟先生（Mr. Zhang Hongwei），吉林省通化市居民

2001年1月

21日，张宏伟在北京做法轮功遭迫害、诬陷的真相资料时，被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十三年。张宏伟受酷刑折磨，已达八年之久。现已被迫害的身体垂危。然而，吉林监狱不准保外就医，屡次阻止家人接见。2001年11月9日，张宏伟被绑架至长春铁北监狱时，一次，张宏伟因阻止恶警李军毒打法轮功学员刘紫薇，被执行科酷刑毒打。2002年9月份，家属去探望时，他被关押在小号里。他头上有两道疤痕，被两名犯人架着出来的。2003年10月份，家属再次探望时，张宏伟仍然被非法关押小号迫害。他被犯人架着才能走，一瘸一拐的，停下来必须靠墙。狱警强迫张宏伟坐板，从早上四点半坐到晚上八点半。邪党指使犯人严加看管，在规定时间才可上厕所，每天吃不饱。犯人用手指弹张宏伟的眼珠、鼻子，拽眼眉、头发等。他不放弃信仰就被强行拖到严管队上“抻床”抻、固定四肢、长期坐板、上死人床、上大挂、被毒打等残酷迫害，被关小号残酷折磨长达两年五个月。2006年初，张宏伟出现整天咳嗽，双侧肺结核（III型）、胸膜炎。三月份病情加重，出现胸腹水、高血压、心脏病，身体极度虚弱，但邪恶之徒仍不停的折磨他。2009年3月25日，张宏伟开始绝食反迫害，被强行关押小号加重迫害。4月9日，张宏伟被送入吉林铁路医院。检查结果说是胃息肉、胃糜烂、十二指肠溃疡。实际张宏伟病情比这严重的多。张宏伟只住院六天，又被强行带回吉林监狱，

现已不能进食，瘦成皮包骨，生命垂危。情况十分危急。家属探望时，吉林省管理局却不准保外就医，而且说肺部空洞、吐血才同意保外。

孙敏女士（Ms. Sun Min），内蒙古赤峰市居民

2009年4月

22日上午约九点多钟，孙敏丈夫武阳在宣武区某鞋城发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晚会”光盘，被保安诬告，绑架到宣武区牛街派出所。两天后，家属发现二人失踪，在北京各公安机构查找。2009年4月28日，北京丰台公安局给孙敏的家属发了一个“死亡人员通知函”，声称：“2009年4月23日1时30分，在北京丰台区角门西里晨新园小区19号楼南侧楼下发现孙敏高坠死亡”。家人见到孙敏的尸体，身体、头部、肩部、颈部、腕部、手都有刑具伤痕。

罗先豹先生（Mr. Luo Xianbao），湖北省麻城市白果镇居民

2009年1月

31日，大法弟子罗先豹的家人接到沙洋范家台监狱电话，狱方称罗先豹因血压极高，已被送入监狱医院。家属连夜租车赶往四百公里外的沙洋劳教所探视。第二天接见时，罗先豹是躺着被推出来的，左边手脚不能动弹，目光呆滞，吐字不清，不认识亲人。狱方称血压高达两百多（毫米汞柱）。家属立即要求放人，狱方仍不肯，推脱再观察观察，放人要办理相关手续，等手续办好后他们再送人回家，等等。罗先豹2007年6月22日晚12点多钟在家中被邪党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在麻城市看守所。2007年农历12月，邪党麻城法院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非法判罗先豹四年徒刑，劫持到武汉监狱非法关押，十多天后又将他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迫害。罗先豹现被非法关押在四监区二分监区。家属这次探监回家后打电话询问，狱方却说罗先豹不配合治疗。家属要求和罗先豹通电话，狱方却一直回避、推诿，继而挂断电话。

郑玉玲女士（Ms. Zheng Yuling），湖北省赤壁市居民

2009年8月

6日晚，大法弟子郑玉玲，在赤壁市公安局宿舍楼粘贴营救法轮功学员的真相标语，被中共公安恶警绑架，非法劳教二年，于8月25日被劫持到湖北省女子劳教所迫害，9月28日中午在劳教所被迫害致死。郑玉玲的丈夫29日到劳教所时，郑遗体已被装在棺里，还化了装，穿好了衣服、鼻子变了形、手上有许多针孔。9月30日，郑玉玲的遗体在武汉某火葬场被火化，骨灰盒10月11日由湖北省“610”、女子劳教所的一帮邪恶之徒送至赤壁火葬场。中共恶党人员们不准在家里举行葬礼、不准家属将骨灰埋在农村老家，强迫家属将订好的酒席退掉、还将骨灰葬在火葬场。家属连举办丧事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付自明先生（Mr. Fu Ziming），湖北省监利县居民

2009 年 4 月

17 日，付自明随单位去福建武夷山风景管理区旅游。旅游期间，付自明在风景区讲真相，并用蜡笔在石头上、竹子上、宾馆里写“法轮大法好”等字，被宾馆人员恶意举报，被绑架到武夷山风景管理区派出所，随后被非法关押在武夷山看守所。2009 年 4 月 20 日，监利县 610 副主任姜昌洪带四人，再加上付自明单位——监利县邮政局派一个人，共五人一起去福建非法押送付自明回监利。当时，付自明的妻子强烈要求随车一同前往，这本是合理的要求，但遭姜昌洪的野蛮拒绝。4 月 22 日，监利县 610 突然通知家人：路经江西时付自明身亡。付自明的亲属们赶到江西，只能在离火化炉口几米处远远观看付自明的遗体，不准靠近查看。4 月 24 日晚，监利县 610 和邮政局通知付自明的其它亲人到县邮政局接骨灰盒。付自明的亲属们到邮局机关，只能进大门，不能出大门。随后，付自明的亲属们被车拉到长江假日酒店被软禁，与外界断绝了一切信息往来。这期间，监利县 610 分别对家属所谓的“做工作”，劝他们承认付自明是跳火车身亡的谎言。

朱晓东先生 (Mr. Zhu Xiaodong)，山东省济南市居民

2009 年 3 月

31 日，大法弟子朱晓东，在济南中区邪党法院外被恶警绑架，后被非法劳教。朱晓东被绑架后即绝食反迫害，一度出现昏迷，并曾被恶警拉去注射不明针剂。恶警将朱晓东绑架至六里山派出所，非法拘留十五天；4 月 1 日转至位于张庄的济南市拘留所继续关押，六里山派出所所长单金文等人将朱晓东关入拘留所的重号牢房，并铐上手铐脚镣。朱晓东从 4 月 1 日起开始绝食，抗议迫害。4 月 7 日出现昏迷状态。济南市拘留所既不放人也无救护措施，且多次阻挡朱晓东亲属的探视，隐瞒消息，漠视生命。4 月 9 日，六里山派出所恶警听从“610”的指示做出邪恶决定，将朱晓东非法劳教一年九个月。4 月 9 日早晨，六里山派出所恶警用 120 救护车将朱晓东拉到省立医院，强行注射不明针剂，然后将朱晓东劫持到山东省第二劳教所。朱晓东的亲属、朋友前去探视，均被恶警无理拒绝。他的妻子前去探视数次，也被管理科禁止会见，横加阻拦、多方刁难。

陆雪琴女士 (Ms. Lu Xueqin)，山东省青岛市居民

2008 年 1 月

26 日，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被中共警察绑架至辽源路派出所，折磨九天九夜不让睡觉，刑讯逼供，多次昏死，导致腿部组织挫伤、骨骼变形，腰、腿、脚受伤残废，腰与背内伤剧痛、腰腿肿胀脱不下衣服，全身肿胀、必须插导尿管，大小便不能自理，延误治疗而导致瘫痪。又因被恶警闵行用皮鞋猛踢腹部，下身流血不止，子宫内形成严重肌腺瘤与血栓，已无法进行治疗，于 9 月 26 日被家属接回。此时，陆雪琴已经整个腰部以下不能动弹、无力说话、头脑昏迷不清，瘦弱的皮包骨头。在这八个月当中，陆雪琴的家人不断的到辽源路派出所、市北分局、市公安局、邪恶 610、检察院、法院等单位去申诉、要人，并给从地方到国家各级公检法机关写信投诉迫害。

吕震先生 (Mr. Lu Zhen)，山东蒙阴县蒙阴镇西儒来村居民

2004年3月

吕震在蒙阴县蒙阴镇被绑架，4月份被非法关押在临沂市洗脑班进行迫害，后又转到蒙阴县看守所非法关押。2004年12月被诬判十一年，在山东省监狱大部份时间被恶警严管迫害。2009年6月22日在山东省第一监狱，吕震被迫害致死，年仅33岁。前段时间，临沂、蒙阴“六一零”办公室传出话来说吕震疯了，但是家人从未接到吕震身体状况的任何通知，现在家人被监狱告知吕震2009年6月22日凌晨死于心源性猝死。目前吕震的遗体被存放于山东大学附属中医院停尸房内，据说遗体脖子、胯部有几处青紫的瘀伤。

孔茜女士 (Ms. Kong Qian)，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居民

2008年7月

9日，大法弟子孔茜、李熙云母女在山东潍坊电力三公司宿舍租住的房子内被潍坊国安、公安、“六一零”组织的恶人秘密绑架。孔茜当日被绑架到潍坊看守所，拒不配合邪恶，绝食抗议，遭到恶警的连夜刑讯逼供、不让睡觉、野蛮灌食、毒打、打得全身痉挛！四肢绑铐在十字架上七天七夜。同年10月被转移到昌乐看守所，她拒绝奴役劳动，绝食抗议迫害，市国保伙同昌乐看守所恶警继续对孔茜实施残酷迫害，长时间戴手铐和双脚固定一个地方不能动的大镣，大小便需别人帮忙……手脚冻成青紫色！长时间折磨使她身体出现危机，曾去医院急救，恶党人员却不让家属见人，代理律师也不让见。2009年3月下旬又被转移到潍坊看守所继续施加迫害。不法人员制造的所谓案子正在寒亭区检察院和法院的移交过程中，图谋继续迫害已经生命垂危的孔茜。

钟振福先生 (Mr. Zhong Zhenfu)，山东平度市长乐镇钟家村居民

2001年3月

14日，大法弟子钟振福夫妻被绑架到收容所迫害。2002年秋，被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恶警逼钟振福夫妻坐马扎十六小时面壁，逼看污蔑大法的录像。洗脑班一共非法关押了二十多名大法学员，都在受着非人的折磨。2004年3月，平度恶警开了三辆警车包围了钟振福家的房子，再次绑架了钟振福夫妻，非法抄走了录音机，录音带，刻录机等价值三千多元。妻子钟淑花一直被关押至今近五个月了，后来平度市恶警将钟淑花非法劳教三年，从那以后钟振福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2008年5月4日下午被绑架，并遭受铁椅子、倒开水等酷刑三天后，他们被非法送往平度看守所。警察给钟振福戴脚镣并用铁丝抽他的头，这种虐待导致他出现生命危险。后来他被戴着脚镣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警察命令犯人折磨他，并强迫他骂法轮功的创始人；当钟振福拒绝时，他们就用铁丝抽他。钟振福被打一个多小时，导致脚伤不能站立。随后，警察把他送到医院，医生说钟振福的脚伤非常严重。为了推卸责任，警察把他“保外就医”。钟振福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花了一万多元，但医治无效；钟振福于2008年7月20日去世。

潘玉军先生 (Mr. Pan Yujun)，山东省莱州市土山镇海仓村居民

2008 年 8 月

8 日，莱州市“610”警察将大法弟子潘玉军绑架，警察将潘玉军关押到店子洗脑班。在那里，警察把潘的衣服从下往上一掀，蒙住他的头，就开始暴打。当即把潘玉军打的昏死过去。之后，警察用凉水将其泼醒后再打。暴打持续了几天，他们还往潘玉军的嘴中灌酒，白天并把他放在太阳下曝晒，晚上则把他铐在窗框上，轮番打他。此外，雨天还让他站在院子里挨淋，并用两根电线的两端夹在潘玉军的乳头上，再合上电源电他。恶警们还用打火机将铁片烧红往潘玉军的身上按，恶警刘京兵还用小竹条抽打潘玉军多日。就这样，潘玉军被折磨的昏死过去好几次，而恶警们则用凉水泼醒过来后再折磨他。在莱州看守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潘玉军被打得大便失禁。在看守所中，潘玉军绝食七个月，恶警们就对其强制灌食。目前，潘玉军被迫害得极度虚弱而且不能站立，不得不躺在床上，而且大小便不能自理，有的时候出现精神恍惚状态，无法自理。

高桂臻女士 (Ms. Gao Guizhen)，山东潍坊市居民

2009 年 8 月

1 日，高桂臻在租住的房屋中被潍坊奎文公安分局恶警绑架到潍坊看守所，非法关押一个月后被迫害的生命垂危。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高桂臻因坚持信仰，被潍坊看守所实施酷刑。女所所长彭云霞与一监区恶警大队长陈某，曾带领四个刑事犯对高桂臻用极为残酷的刑具“死人床”、“十字架”对她进行折磨，并对她进行野蛮灌食、注射不明药物，致使她长时间处于迷糊状态。被捆绑在十字架与死人床上一绑就是十几小时、三十六小时不等。一个月期间从没间断过。在死人床上手脚都用六厘米铁环与手铐扣的死死的，想移动一下身体都很难，痛得实在忍不住的时候，往上移动一点，脚上的铁环与手铐勒得脚腕疼痛，往下移动一点，两只手的铁环与铐子勒的手腕疼痛。每次绑在十字架或死人床上，康恶警（女医生）都要给她注射四瓶不明药物或野蛮灌食。甚至针头打歪了也不给拔下来重打。8 月 31 日，高桂臻被迫害致生命垂危，潍城“610”残忍的把高桂臻劫持到潍城区望留镇中学所谓“法制培训班”，一所不招收学生的空校址内，在这里他们面对面临生命危险的高桂臻继续实施非法关押迫害。

陶渊先生 (Mr. Tao Yuan)，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鸿运花园居民

2007 年 1 月

28 日的早晨，大法弟子陶渊在成都市机投镇果堰村兴元花园居住地被恶警、保安，当场遭到毒打，强行非法绑架到晋阳派出所。直到 2007 年 9 月，陶渊父母收到一封从广元监狱寄来的“入监通知书”，才知道陶渊已被武侯法院非法判刑四年。但广元监狱一直以当地 610（晋阳街道办）没有开证明为由，不让陶渊与亲人见面。2009 年 3 月 27 日，张盛荣接到广元监狱电话，称陶渊颈椎错位，急需手术抢救，让张盛荣签字。其母亲张盛荣见到他正在吐血。4 月 12 日，张在两律师陪同下回家拿身份证和户口本时，一直跟踪、监视张的晋阳综治办人员和晋阳派出所警察

闯入张家中骚扰，威胁律师，并将张盛荣强行留下；第二天（4月13日）两位律师去接张盛荣时，被守候在张盛荣家门外、专门监视张的综治办人员阻挠，来自北京的程海律师被打伤。。4月14日，广元监狱同样以没有“610”办公室和晋阳当地居委会的证明为由，阻止张盛荣见陶渊。律师表示，监狱的这一规定是违法的，经律师的一再交涉和据理力争，狱方才同意张盛荣与儿子陶渊见面。现陶渊在狱中病情危急，其母张女士因受严密监控，情况不明，处境和遭遇令人担忧。

鲜玉珍女士（Ms. Xian Yuzhen），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居民

2008年11月

鲜玉珍，从劳教所回到家中已经五个多月，仍是全身发肿，两腿又痛又麻、无力行走、还伴有头痛、头昏，记忆力下降。中共邪党劳教所恶人对鲜玉珍用药后，她就每天出现钻心的疼痛，度日如年，身心已遭到极度摧残，在出劳教所时，已不成人形。

谢德清先生（Mr. Xie Deqing），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188号居民
余勤芳女士（Ms. Yu Qinfang），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清江东路188号居民

2009年4月

29日上午，成勘院保卫处方国富等人配合成都市610邪恶在成都市高新区法院附近绑架了大法弟子谢德清、余勤芳夫妇，并劫持在所谓“成都法制教育中心”不到一个月，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小便失禁、滴水难咽，并伴有严重的心绞痛，至5月23日晚上谢德清又被恶人从洗脑班拉回，扔到家里。23日晚，谢德清生前艰难的说了几句话：新津洗脑班曾强制送他到医院进行所谓身体检查并给他注射、输入了不明药物，近十多天内水食难进…；25日谢德清处于昏迷，27日晚上10点多即被迫害离世。5月29日凌晨3点左右，大批防暴警察突然闯进到谢德清的灵堂处，包括综治办、610、派出所等人员在内的一百多个人包围灵堂，打伤谢德清的大儿子谢卫东，并绑架走谢卫东和谢德清的二儿子谢卫明，同时抢走了谢德清的遗体，5月30日中午强行将遗体火化。

尹思荣先生（Mr. Yin Sirong），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四段5号新2栋34号居民

2009年7月

31日，万州区公安局的警察将大法弟子尹思荣抓捕，理由是他是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尹思荣开始绝食。9月3日，尹思荣被非法判处劳教二十一个月并被送到臭名昭著的西山坪劳教所。此后，尽管劳教所阻挠律师与尹思荣会面，但在律师的帮助下，尹思荣向重庆市劳教委等相关部门提出了行政复议的申请。要求立即撤销对其非法劳教的决定。《劳动教养决定书》提到的证据至多能证明尹思荣携带有带有法轮功内容的移动存储器，并不能证明其有任何扰乱社会治安的行为。尹思荣目前已绝食三个月。

郭照青女士（Ms. Guo Zhaoqing），湖南省益阳居民

2009 年 4 月

21 日，大法弟子郭照青在湖南郴州被当地恶警打成重伤，全身麻木，下肢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被常德市国保劫回后，现非法关押在常德市第一看守所。常德市和武陵区“610”、国保一再拖延时间，郭照青受重伤瘫痪已七十多天了，恶警不准家人和单位保外就医，罗织所谓罪证，加重迫害。

自 1999 年至 2009 年十年中，郭照青先后九次遭绑架，受尽了各种酷刑。2000 年，去北京上访被绑架，非法关押在天津。2001 年 1 月 16 日，郭照青被本地邪恶头目绑架，送株洲白马垄劳教所，非法劳教二年。其间遭受了诸如铐吊、电击、拳打脚踢等酷刑，被迫害得生命垂危，由家人接回。

唐敏女士 (Ms. Tang Min)，湖南长沙市市居民

2009 年 5 月

至今，湖南中医药大学唐敏第四次被监禁在湖南省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坏大脑神经药物，出现全身发冷、颤抖、坐立不安的症状。家人前往医院，要求见唐敏，被脑科医院三病室医生吴伟林拒绝。唐敏七十多岁的双亲没人照顾，伤心、担忧。唐敏每半个月被强迫注射精神药物，每次被强行打针后，都出现全身发冷、颤抖、坐立不安的症状。所有的朋友被禁止前去探望，唐敏本人的活动也被限制在狭小的病房内。一道时刻上锁的铁门将病房与外界隔开。

余绍奇先生 (Mr. Yu Shaoqi)，湖南怀化市辰溪县居民

2005 年 11 月

大法弟子余绍奇被非法劳教一次，非法关进精神病医院折磨近三个月，被非法关进洗脑班暴力洗脑近两个月。2006 年 12 月在怀化市政法委、“610”、市国安和县国安同时威胁下被单位绑架至怀化市精神病医院迫害得出现痴呆、脚经常发抖、眼睛看东西模糊、流口水的症状。2008 年 12 月 19 日上午，余绍奇去公安局取身份证，被“610”、政法委、国安恶警劫持到长沙作所谓的精神病“鉴定”。近日，中共人员胁迫其家人给他注射精神病药物。家人就用绳子捆住余绍奇，强行给他打了精神病针。后来导致余绍奇有时眼花，有时脚不停的发抖等症状。2009 年 1 月 11 日，家人又强行给余绍奇打了两针。从 1999 年 7 月 20 日后，余绍奇为了证实大法，至少被非法拘留过六次以上。

孙小军先生 (Mr. Sun Xiaojun)，浙江省富阳市迎春路居民

2007 年的 6 月

5 日，大法弟子孙小军被富阳市“610”、公安局、浙江省公安厅又一次绑架，非法关押于富阳市看守所；在 2008 年的 1 月 17 日被非法判刑 4 年 6 个月。2008 年 5 月 14 日，孙小军被非法关押到浙江省临平市第四监狱。遭受一年多的折磨和摧残，一直被困于监狱的医院，被注射着无名的药物，一个原本有一百三十多斤体重、

健康的小伙子被迫害得面黄肌瘦，只剩 七十多斤。家人多次要求保外就医，在 2009 年的 4 月 16 日同意孙小军回家。没过几天，又一次把他强行绑架于浙江省第六人民医院，为了不让他恢复健康，每天加倍注射着无名的药物，使他变得神志不清，就连大小便都在床上。大法弟子孙小军，被浙江省公安厅与临平市第四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2009 年 6 月 30 日回家后一直不能吃东西，就连喝水都吐，大小便都在床上，胡话连篇，身体一直抽筋，最后于 7 月 15 日晚上 11 点多的时间含冤离世。

潘本余先生 (Mr. Pan Benyu)，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居民

2006 年 12 月

9 日大法弟子潘本余被北局宅派出所恶警邢国南（音）等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泰来监狱。因长期遭迫害，身体备受摧残，近日更出现生命危急：头部严重肿大、心肌梗塞症、肝腹水，生活已不能自理。但邪恶的泰来监狱一直不许他保外就医治疗。2009 年新年前后，潘本余的家属就去了泰来监狱五、六次要求放人，监狱都拒不放人。3 月 25 日，监狱打电话给家属让去探视。家属于 3 月 26 日见到潘本余，发现他的状况特别危险，已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探视的时候是被犯人抬出来的。直到 2009 年 5 月 22 日，狱方和齐市“610”等部门为推卸责任才通知家人将这一活死人接回家中。目前大法弟子潘本余不能吃饭、不能睡觉、吐血、腹部肿大、浑身浮肿、鼻腔内都是血痂、呼吸困难、昼夜煎熬、生不如死，随时有失去生命的危险。

朱洪兵先生 (Mr. Zhu Hongbin)，黑龙江大庆市居民

2001 年 12 月

29 日，朱洪兵正在单位工作，采油七厂恶党书籍刘殿林与七厂一矿书记聂校辉（现都已离职），伙同七厂派出所恶警李坤、高晓东等，以“回访”为名，窜到朱洪兵单位，逼迫朱洪兵等写“保证书”、“悔过书”等，当场遭到朱洪兵的严词拒绝。李坤便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对朱洪兵强行搜身，在朱洪兵身上搜到用于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真相材料后，恶警李坤又带人到朱洪兵家强行抄家，抢走部份用来讲真相材料与大法书，他们又以此为“证据”，对朱洪兵非法判刑七年。在监狱里，朱洪兵被强行注射不明药物后，当时就失去了知觉，醒来后，记忆力严重衰退。警察不让朱洪兵吃饭、睡觉、上厕所。五天以后，又按绝食处理，强行灌食，下胃管。有一次，恶人把一碗奶粉全灌进了朱洪兵的肺部，造成肺叶全都溃烂，导致后来心脏衰竭。恶警常常指使犯人殴打朱洪兵。特别是监狱有上级检查的时候，由于朱洪兵不穿囚服，它们抓着朱洪兵的头往墙上撞，或往地上撞，不撞晕死过去，不罢手。恶警还把朱洪兵呈“大”字型挂在墙上，三天放下来的时候，胳膊肿的比腿还粗，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走路。2008 年 12 月 29 日放出监狱的时候，朱洪兵已无能力行走，已无力走出监狱的大门，监狱恶警又不让外面的亲人进去接朱洪兵。后来有一个刚被释放的犯人把朱洪兵从过道上背出了监狱的大门。多种酷刑折磨，朱洪兵从监狱走出仅半年时间，便含冤离世了。朱洪

兵遗体被火化时，头盖骨外面是白的，里面却是黑的，骨头严重的疏松，不知是何种药物所致。

金宥峰先生 (Mr. Jin Youfeng)，黑龙江省牡丹江居民

1999年9月

大法弟子金宥峰上访，被单位邪党人员开除，后被非法劳教三年，在牡丹江劳教所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当时金宥峰被劫持在牡丹江刑警二队，受到“老虎凳”的酷刑迫害，金宥峰的手被背过去从洞中伸到后面用两副手铐铐着，恶警用刑时，突然用力将两脚向外拽，整个躯干和四肢几乎呈一个平面，这时恶警踩在身体上同时用手拽着头发。当时金宥峰全身出汗，感觉胳膊很粗很粗。金宥峰被非法判刑十三年，非法关押在牡丹江监狱；他妻子姜春梅被非法判刑在哈尔滨女子监狱。金宥峰于2004年3月末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集训队遭受折磨，曾被关小号、戴脚镣、手捧子定位、“开飞机”，被强行灌水。2004年9月9日，法轮功学员集体绝食，第二天，金宥峰被关进小号，脚戴三十八斤重铁镣，手戴手捧子，再用铁链穿上与脚镣一同被定位，一定就是十五天。关小号的第二天他们被灌食，用比正常粗的插管，在嗓子眼上乱插，到胃后继续往里送，目的就是折磨，而且大量地灌，都冒到体外，呛气管。灌的是生玉米面、辣椒面等，灌完就泻肚。2005年5月在大队长朱再良的指使下，用手铐单臂交替吊金宥峰，又将金宥峰带到厕所，毒打一顿。在长期的迫害中，金宥峰于2007年8月身体出现肺结核症状，左侧肺子全部丧失功能，右侧只剩一小部份，医生说已到晚期，生命垂危。金宥峰被非法关押在牡监病号区长期延误医疗。十个月后，在家属强烈要求和坚持下，2008年端午节前，生命垂危的金宥峰被保外就医一年（2008年06月06日至2009年06月05日）。金宥峰于2009年1月21日晚9点在牡丹江传染病医院经抢救无效而停止心跳。

韩玉珩女士 (Ms. Han Yuheng)，河北秦皇岛海港区居民

韩玉光女士 (Ms. Han Yuguang)，河北秦皇岛海港区居民

2009年2月

21日，韩玉珩到北京出差，住宾馆登记身份证，被查出为大法弟子，遂遭北京永定路派出所恶警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韩玉珩的冤情现在多个国家都知道，北京警方感到了压力，就让河北省到秦皇岛调查，秦皇岛警方在省里来之前，让韩玉珩单位、韩玉珩家属单位的一把手到秦皇岛防控办开会。韩玉珩的妹妹韩玉光在大庆石油学院秦皇岛分院建筑工程系任教研室主任。大庆石油学院秦皇岛分院的书记于卫华、保卫处处长付俊林、系主任赵士昌、系书记周国军多次给韩玉光施加压力，让她说法轮功是×教，并让写悔过书，不然就开除工职。韩玉光不说，5月5日下午，系书记周国军、系主任赵士昌在系里组织开会，开除韩玉光（邪）党籍，并说下一步就是开除教职的事。

李锋先生 (Mr. Li Feng)，河北省保定地区安国市曲堤村居民

2003 年 10 月，

大法学员李锋，因电视插播讲真相被恶党非法判重刑十五年，现被关押在石家庄市第四监狱遭受折磨，使他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2005 年底，开始出现冠心病、高血压等症状，情况危急。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狱方以其“不转化”为由不予受理。至 2009 年 6 月 2 日，李峰的高压达 180，有时高达 230，下身已浮肿，现病情已严重到高血压三期，头眩晕、表情呆滞、全身无力，只能萎缩着身体躺着，走路得手扶着墙一点点往前蹭。目前已生命垂危，但石家庄第四监狱仍然拒绝让李锋出狱治疗。

赵雅彬女士（Ms. Zhao Yabin），河北唐山市路南区居民

2008 年 7 月

8 日下午，大法弟子赵雅彬被文北办事处南北街居委会郭书记伙同文北派出所民警等几十人，非法抓捕到文北派出所，并被非法抄家，家中被洗劫一空，丈夫受不了刺激于同年与赵雅彬离婚。第二天下午赵雅彬被非法关押到唐山市第一看守所至今八个多月了。2008 年 10 月 16 日上午，唐山市路南法院开庭，开完庭从法院出来，三位法警把赵雅彬从五、六阶高的台阶上推下来。致使她严重摔伤、无法动弹，抬到市人民医院经 CT 检查，诊断为腰椎错位、股骨头坏死；后又被转到市骨科医院检查，得到同样诊断结果。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赵雅斌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路南伪法院在未通知家属的情况下，将赵雅斌秘密非法判刑七年。赵雅斌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并提出上诉。直到 11 月 3 日家属到伪法院申诉时才被告知。赵雅斌于 2009 年 4 月送石家庄女子监狱。

亢宏先生（Mr. Kang Hong），重庆市江北区居民

2008 年 8 月

23 日，大法弟子亢宏在牛角沱所租的房里又被牛角沱水上派出所的恶警抓走，还被恶警当场殴打，9 月 12 日左右再次被劫持往西山坪劳教所。途中，亢宏为抵制劳教迫害，从车上跳下来，双脚摔成粉碎性骨折。西山坪劳教所不把亢宏送到大医院治疗，只是把亢宏放在劳教所医院。在那里，亢宏继续遭到狱医迫害，也经常遭到值班劳教犯的殴打。11 月 20 日，亢宏突然精神全面崩溃（疑被使用不明药物），大小便失禁，大声喊叫，语言错乱，甚至抓床上粪便涂于脸上等。恶警却更加疯狂的殴打他。11 月 24 日，亢宏回到七大队一中队，但精神已经完全失常，大喊大叫，语无伦次，抓马桶内粪便涂于脸上等。以孟树平（中队长）为首的狱警纵容，值班劳教犯魏绍红、李红、黄涛等不顾亢宏的精神状况依然公开对亢宏进行殴打；在如此寒冷天往他身上浇井水；一天数次（急速）拖于厕所中用冷水冲他，使他瘦小的身躯卷于地上浑身颤抖。现在亢宏已经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1999 年 7 月 20 日恶党迫害法轮大法后，亢宏在单位保健所非法被抓、遭到非法劳教二年，在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遭受迫害。2001 年 11 月左右从劳教所回家，不到一个月又被非法抓捕，非法判刑劳改三年，送到重庆市永川监狱迫害，同时又被单位开除。亢宏遭劳改迫害三年后，在老家和原单位恶党人员都不给他上户口，

使他无法找到工作。2005年亢宏第三次被恶警非法抓捕，被非法劳教二年，在西山坪劳教所遭受迫害。2007年12月从劳教所回家时，亢宏已被迫害得成了痴呆人，连话都说不明白。

郭传书女士（Ms. Guo Chuanshu），重庆市江津区居民

2009年8月

9日中午1点多钟大法弟子郭传书被迫害致死。郭传书1999年进京上访被拘留；于2000年夏天被非法劳教；2001年9月因病保外回家。2002年3月又被强行绑架拘留十五天；2002年5月被江津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江津区看守所期间，恶警对她的迫害：强制蹲马步、戴背铐；恶警所长冯浩亮给她戴几十斤重的死刑犯脚镣；炎热的夏天几十天不让洗澡；又不让睡觉，打耳光等等。郭传书老人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被迫害瘫痪，在2004年夏天再次保外就医出狱。郭传书老人2006年再次被非法劳教，2007年大年三十又保外回家。2008年5月24日，郭传书到江津区德感镇讲法轮功真相，被江津区国保恶警绑架，非法关押到江津琅山看守所，后被非法判刑4年；2008年11月14日底转入重庆女子监狱六监区关押迫害。2009年8月9日中午1多钟在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

汤毅先生（Mr. Tang Yi），重庆沙坪坝居民

1999年7月

至9月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被单位软禁，随后被开除。2000年以来多次被非法关押、后又被绑架到西山坪劳教所劳教三年，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导致肺部结核，大腿外侧长疮，长期不能愈合，行走困难。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向其家人索取了两万元的所谓保证金才将汤毅放回。2005年4月24日，大法弟子汤毅在昆明火车站被非法搜查，绑架，邪恶抢走了他的笔记本电脑，光盘等物品，将他非法关押在昆明铁路看守所，在看守所他一直坚持绝食抗议，邪恶就将他非法劳教二年。当送往云南省第二劳教所时昏倒在地，体检后被劳教所拒收。6月1日，汤毅的家人从看守所将他接回家中。2008年5月汤毅外出搞项目再次被非法抓捕、劳教，在重庆西山坪劳教所遭到强行灌食、输液、殴打，2008年11月被发现患有骨结核，不知是否药物迫害所致。劳教所怕承担责任叫家人接回“保外就医”。2009年4月汤毅出现大小便失禁，下半身瘫痪，下肢和臀部多处褥疮溃烂等症状。于2009年9月22日上午含冤去世，年仅46岁。

刘亚林先生（Mr. Liu Yalin），重庆市大渡口区锁口丘27栋84号居民

1999年9月

大法弟子刘亚林被永川汽车运输公司强行监督于公司招待所办“学习班”。又被送进永川戒毒所关押十五天进行再次转化。2000年6月24日，公司以继续修炼法轮功为由将刘亚林下岗，25日刘即去北京上访。30日被送回重庆关押在永川看守所刑事拘留三十天，8月初刘亚林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西山坪劳教所饱受毒打和酷刑折磨。2005年9月24日，刘亚林、刘春梅父女俩被大渡口国保支队恶警从家中

绑架到大渡口区戒毒所迫害，同时抄走了他们许多私人财产。2007年刘亚林遭绑架后被判刑三年半，现被关押在永川监狱十四监区。刘亚林被关押后，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由于满口的大牙全部脱落，他每天只能吃少量的稀饭。由于营养不良，他非常瘦弱。在这种情况下，监狱警察还强迫他做抬煤炭这样重体力的奴役劳动。2009年4月1日，刘亚林被送往监狱医院，血压已超过230mmHg，并有脑血栓、视力模糊、头晕、四肢麻木和哮喘等症状，他无法行走，家人到监狱要求放人，但是被拒绝。

刘范钦女士 (Ms. Liu Fanqin)，重庆北碚区居民

2003年6月

22日大法弟子刘范钦因曝光重大女研究生魏星艳被强奸案，被重庆市大渡口区公安分局非法抓捕，当时她身体完全健康。6月27日左右，刘范钦被警察用小轿车拖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由大渡口公安分局主任华勇等现场指挥，恶警李轲、黄晓月（女）、胡彬、谭旭等多人行凶，轮番对她进行酷刑逼供。他们对刘范钦采用了残忍的吊铐，把她双手反吊铐在铁窗上，她的腰背被窗口墙沿顶伤，不准她打瞌睡和大小便。这种让身体变形扭曲的高强度吊铐，持续了大约三十个小时后才停止。致其双肩及手臂神经损伤、韧带拉伤，肩关节脱位，双手完全残废，日常生活无法自理。2004年3月，对她非法重判九年。2004年6月至12月，刘范钦曾三次被劫往永川女子监狱，都因伤残严重被拒收，2005年8月，通过罪恶交易，女子监狱看在钱的份上，无耻地同意接收。因双臂严重受伤，刘范钦被劫持到监狱后，生活基本无法自理，监狱邪警们却百般刁难，又逼她做奴工，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她常感到痛苦不堪，难以支撑。几年来，刘范钦多次要求养伤治疗，并与其家人多次向大渡口区检察院的上级单位市检察院等有关部门控告，要求查办凶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江勇先生 (Mr. Jiang Yong)，上海市徐汇区常熟路163弄24号居民

2001年

初，江勇因讲法轮功真相，散发真相资料，被徐汇区伪法院重判八年，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在关押期间，恶警对江勇使尽了一切酷刑。2008年4月份左右，江勇因绝食而再次被送到严管大队，严管队不想收，监狱刑务处主任杨昌元要求严管大队收押江勇。提篮桥监狱中明确规定，被捆绑在床上不能自理的人，一个星期要放下，让他得到清洗及四肢活动后再绑上。可是在二监区的严管中，江勇却因绝食被捆绑在木板长达四个星期，最后因胃出血才不得被解下，送往上海南汇监狱医院抢救。江勇在出院后几天又因胃穿孔危及生命而再次被送入监狱总医院治疗。2008年9月期间六监区几个监狱警察强行将江勇五花大绑拉出南汇监狱总医院。用随身携带的电警棍开始电击江勇，并还用封带封住他的嘴。回到六监区，恶警七个人同时使用电棍残酷电击江勇。因长时间的被电击与殴打，江勇的嘴被电击的肿大出血，耳朵被电得皮焦肉烂流水，身上多处被电焦流血。即使折磨成这样，恶警樊振群仍不放过他，继续将他全身捆绑在木板上不让动。因长时

间被高压电击、紧绑，致使江勇双腿出现麻木，不能正常行走。

杜挺先生 (Mr. Du Ting)，上海市普陀新村路, 户籍住址为甘肃省西峰市居民

2001 年 5 月

4 日，杜挺被上海市闵行区和海口市警察绑架，于 2002 年 3 月 18 日被闵行区法院非法判刑 8 年，之后被非法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2002 年，杜挺为抵制迫害曾绝食抗议四百多天，被关小号，上皮带铐，经常被拖去强制灌食，警察故意用粗管抽插，杜挺的食管和鼻孔被严重损伤。2005 年，杜挺遭严管十八个月，被压缩铐铐在床上，全身脱光，不能动。耳朵插上耳塞，强制全天听污蔑法轮功的录音，进行精神折磨。2006 年底，杜挺身体极度虚弱，狱方把他转到专门关押重大刑事犯、暴力和死刑犯的监区。中队长张毅指使犯人虐待他。2007 年初，杜挺被折磨成胸腔积水，差一点失去生命，后又感染肺结核、肺炎，监狱方面不准他妻子见他，警察张毅还继续指使看管犯虐待他。2008 年初他又一次出现生命危险，被送入上海监狱总医院。家人去探视时，他已经不能行走，被用轮椅推出。当杜挺从医院返回监狱后，警察扒光他的衣服，并且把他捆绑在“死人床”上，看管犯二十四小时看管并且不停的辱骂和毒打他。杜挺的家人曾提出保外就医，但被拒绝。杜挺已经神志不清，身体极度虚弱。杜挺于今年 5-6 月份被所谓的期满释放。

葛利军先生 (Mr. Ge Lijun)，新疆呼图壁居民

1999 年

葛利军因修炼法轮功，被学校开除学籍，流离失所。于 2000 被非法劳教三年。2001 年 1 月，大法弟子葛利军打坐炼功，被恶警管教科长张延、顾建海用电棒在全身敏感部位乱电。2003 年被呼图壁市中共国保大队邪恶警察抓捕，2003 年 8 月又被非法劳教两年。2007 年 3 至 4 月，葛利军被特务王明宇骗至乌鲁木齐火车站之后，被新疆玛纳斯恶警绑架，葛随身携带的一万多元钱和 MP3 被抢走。葛利军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第三次被非法送往昌吉劳教所迫害。2009 年 3 月，葛利军被释放回家。但是，葛利军已被中共邪恶警察折磨的四肢僵硬，手和胳膊已经伸不开了。2009 年 4 月，家人送葛利军去医院诊治。但是，连续去几家医院，都不予收治，见死不救，2009 年 6 月，年仅三十三岁的葛利军因中共当局的长期迫害，含冤离世。

李津鹏先生 (Mr. Li Jinpeng)，北京海淀区居民

2007 年 12 月

16 日大法弟子李津鹏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以悬挂条幅为由绑架。2008 年 1 月 21 日，邪党的公安机构又对李津鹏做出非法劳教二年六个月的决定。在非法超期关押李津鹏一年四个月后，2009 年 2 月 11 日又被海淀区伪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五年。李津鹏本人提出上诉，家人也为他请了辩护律师，近日律师将向二审法庭递交辩护词，二审进入关键阶段。二审介入李津鹏案子的律师程海 2009 年 4 月 27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个案子的“证据”中发现有很多疑点。程海

律师首先提到了悬挂条幅的时间不符，第二点是条幅的内容不符。第三个最大的疑点是当日搜查李津鹏家的时候没有证人，笔录上无人签字。

方世敏女士（Ms. Fang Shimin），云南文山县居民

万秀英女士（Ms. Wan Xiuying），云南个旧鸡街居民

张如芬女士（Ms. Zhang Rufen），云南昆明海口居民

王莲芝女士（Ms. Wang Lianzhi），云南昆明居民

邪党恶警将法轮功学员劫持到云南女二监后的第一步就是实行强行“转化”，不放弃信仰的遭酷刑折磨，如关禁闭、长时间坐小凳不准动，以及各种毒打，电棒相加，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折磨的精神失常、生命垂危。以下是部份法轮功学员被云南女二监迫害案例：

一、文山县法轮功学员方世敏，坚修大法，不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恶警关禁闭长达一年。邪恶警察见不能“转化”方世敏，就在她的饭里拌入损害神经的药物，致使方世敏神志不清，变得呆痴木讷。

二、个旧鸡街冶炼厂法轮功学员万秀英被非法判刑五年，在女二监遭受到非人折磨，她被恶警长期罚站、关禁闭、绑死人床、注射不明药物，被迫害的不能说话、走路，神志不清，生命奄奄一息。回家后至今仍未清醒，失去记忆，只能躺在床上，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三、昆明海口法轮功学员张如芬，被迫吃了拌有剧毒药物的饭，结果七窍流血，恶警管教看到她没有死，竟还说：“你命真大，没有死掉。”张如芬保外回家后，恶警威胁不允许曝光监狱的罪恶，不准接触任何法轮功学员。

四、昆明七十二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王莲芝，2008年4月15日18时左右，她买菜回家准备做饭，趁老人下楼就被绑架。2008年10月中旬的一天，儿子去西山看守所给老人送衣服，可看守所接到法院判决后，已经把老人劫持到女二监。2008年11月10日，儿子办好一切手续到女二监，见到了母亲。可11月27日，儿子接到监狱电话，说他母亲有病，可以保外就医，他母亲得的是精神病，监狱恶警杨欢还说：“你母亲不吃高血压的药就拌在饭里。”儿子只好先把母亲接回家。

陈刚先生（Mr. Chen Gang），江苏省南京市居民

2008年1月

17日午后，陈刚在单位上班时被南京市白下区国保大队邪警绑架，然后挟持到白下区文思新村非法抄家。在南京市白下区看守所关押的一年半期间，陈刚被虐待至中风、失忆、半身瘫痪，身体极度虚弱，走路一拐一瘸。2009年7月10日下午，中共相关人员操控法院，非法对他判刑三年六个月，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据悉，目前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象五十多岁的人，现今他的整个身体瘫痪，生命垂危。